家史



钢人铁马

中国青年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钢人铁马

中共石景山鋼鉄公司
委員会厂史編写室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鋼人鉄馬

中共石景山鋼鉄公司
委員会厂史編写室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5印張　90千字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150,000　定价(5)0.35元

目　次

序……赵焕然　2

往事……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侯……陈德琳　46
三个监狱……张景和　54
街头……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杜守庸　75
“万人坑”余生記……李护国　86
阶級仇　民族恨……赵恆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刘景瑞　103
苦与恨……李　怀　114
鋼人鉄馬……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程德貴　142

目　次

序……赵焕然　2

往事……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候……陈德琳　46
三个监獄……张景和　54
街头……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杜守庫　75
“万人坑”余生記……李护国　86
阶級仇　民族恨……赵恒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刘景瑞　103
苦与恨……李　怀　114
鋼人鉄馬……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程德貴　1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序

赵 煥 然

《鋼人鉄馬》是石景山鋼鉄公司十几个老工人的家庭历史。也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一部分。

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压榨下，天天掙扎在死亡綫上。那时候的石景山，是一个阴森森的大监獄，是一个充滿了掠夺、飢餓和死亡的活地獄。

党領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后，我們石鋼工人也由奴隶变成了主人，从政治上到經济上，彻底地翻了个身。現在，石鋼一派繁荣景象：白天，数十里內，浓烟升騰；夜晚，金星四射，数万工人，在这絢丽的鋼鉄城里，高歌猛进。十四年来，我們在恢复生产上，在抗美援朝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等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們在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更是意气风发，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們不懈的工作呢？追本溯源，是我們的工人阶級在党的教导下，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覚悟。无数

老工人亲身經历过旧社会所加給的无穷痛苦，也經历了解放后眞正的幸福生活。撫今思昔，忆苦思甜，自然，他們爱憎分明，立場坚定，爱护新社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們对危害社会主义的一切行为，敢于进行不調和的斗爭。我們的青年工人，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的薰陶，特别是党不断的政治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数人衷心的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生气勃勃，在生产上、工作上都是先进的。这是我們队伍的基本面貌，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但是，长时期的幸福生活，容易使人产生安逸思想，过去的痛苦容易被人遺忘，而忘記了过去，就必然会模糊自己的阶級意識，漸漸地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当然，我們的老工人同志，絕大多数是不会忘記过去的。他們不仅自己不会忘記，还要把他們的血泪史告訴下一代，要他們提高警惕，时刻准备着为保卫先烈們拋头顱、洒热血換来的革命果实，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高度的責任心，不是所有的老工人同志都能具有的。有一些人，难免“好了疮疤忘了痛”，或者对旧社会的一切像籠罩着雾靄的远山一样，不大看得清楚了。他們很容易患政治感冒，容易为牛鬼蛇神的“画皮”所迷惑，甚至上敌人的大当。

我們的許多青年工人，对旧社会缺乏感性認識，对旧社会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血腥事实，感到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抱着怀疑态度，錯誤地認为《白毛女》是艺术夸张，黃世仁不过是艺术形像罢了。当他們的父兄講述旧社会的苦难經历时，他們有的竟覚得好笑。他們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老輩人的

辛酸事，也就无法对新旧社会进行对比，因而对新社会之所以可爱，值得为她献出一切，就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

回忆过去，对我們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石鋼党委在完成《鋼鉄凱歌》——石鋼厂史的編輯工作后，又整理了成千篇老工人的家史，作为我們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級教育的教材。在整理老工人家史的过程中，我們发动广大的青年工人和老工人座談，請老工人現身說法，傾訴苦情，大講阶級压迫史，并且組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記录整理。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級教育，也是一次最广泛的續无产阶級家譜的活动。許多青年同志听了老工人亲口講述的有名有姓有时間有地点的眞实故事，看了留在老一輩肉体上的残疾和伤疤，看了老工人藏了許多年的卖身文契，討飯碗，盖了几輩人的破被子后，深深受了感动。許多青年工人一面听，一面看；一面抽泣，一面記录。他們同情老师傅們的遭遇，痛恨旧社会。他們說：我們和老师傅比起来，有的虽然在技术上出了师，但在政治上还远沒出师呢！他們表示决心繼承老一輩工人阶級的优秀政治品質，努力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設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繼續續写工人阶級的紅色家譜。特别是出身于剝削阶級家庭的知識分子，經过这次教育，他們認清了剝削阶級家庭給予他們的阶級偏見，什么旧社会有錢人是勤俭致富，善于經营等等，不过是一些騙人的鬼話。他們表示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剝削阶級影响，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眞正的工人阶級的一員。

我們的老工人，在这次的回忆中，也受了一次生动的阶級

教育，特别是患了政治感冒的同志，一提过去，无不大吃一惊。有的同志感到自己这两年政治上衰退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的同志沉痛地說，“我們在旧社会的时候，什么也覚得是撿了便宜：起个大早能够謀得一天的苦活，覚得是便宜；在班上沒有挨打，覚得是便宜；挨了打，沒有被打死，也覚得是便宜。現在却覚得处处吃了亏：沒有得甲等奖，覚得吃了亏；下班后开了两个鐘头的会，也覚得吃了亏。眞是忘了本，我們怎么糊涂到了这步田地啊！”

列宁說：忘記过去就等于背叛。我們工人阶級絕对不能忘記过去。旧社会对我們太残酷了，我們应該永远保持警惕，絕对不能讓旧社会复辟。我們已經埋葬了旧社会的剝削制度，还必須彻底清除旧社会遺留給我們的思想毒素。

我們在党的領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套在我們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鎖，基本上消灭了剝削制度，完成了一个飞跃。这个突变，激励了我們的革命热情，創造出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国所不曾有的劳动生产率，完成了两个五年計划，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积累了財富。

但是，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还刚刚开始，我們的国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距离共产主义的生产水平还很远。党和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們：在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間）存在着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在国内，阶級斗爭时起时伏，有时甚至是很

尖鋭；在国际范围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又互相勾結，不断組織反华大合唱，不断对我国进行挑衅和顛复破坏活动，阻挠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用我們阶級的历史来不断的激励我們自己，使我們在保卫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認清方向，兢兢业业，用实际行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彻底挫敗国内外敌人的一切阴謀，使我們的祖国更加繁荣、强大，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貢献。

我們从上千篇的老工人家史中，选出十三篇，編成这本《鋼人鉄馬》，它是劳动人民的家譜，也是一本阶級教材。不論年老的工人，年青的工人，不同阶級出身的知識青年，都应該經常翻翻它，看看它。看了它，我們就能学会和增强阶級的爱与憎，帮助我們清除自己非无产阶級的思想意識，更加珍惜先烈們用热血为我們換来的新社会。看了它，我們的眼睛会变得更明亮，能够看穿牛鬼蛇神的眞面目，不再上他們的大当，不当他們的俘虏。看了它，我們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使我們知道在保卫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該怎样工作；怎样貢献我們的一切。

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利用暑假，深入到車間帮助老工人記录整理，他們的热情是可貴的，特在此表示謝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是中共石景山鋼鉄公司委員会副書記）

往　事

动力总厂　勾振現

家破人亡走他乡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到我們秦庄村（河南延津县）里来抓劳工。他們說，家里去一个人給二十块現洋，不去就得拿出一百五十块現洋。我家七口人，只种四亩沙滩地，父亲在地主家扛长活，嘴也糊不住，哪能拿得出一百五十块現洋？要是父亲去了，家里的生活怎么办呢？我們再穷，一家人死活也要厮守在一起，誰舍得骨肉分离？可是，保长逼得紧，父亲明知这一去凶多吉少，只好說：算了吧，去一年半載看看。

誰料到，父亲刚收拾好行李，保长就匆匆地带了几个狗腿子堵住門口，用繩子把父亲捆起来。我哭着摟住父亲的腿不放，被保长一脚踢开，倒在地上。母亲連哭带拉，向保长求情。可恨的保长凶恶地罵道："他媽的，你們这些穷鬼，想不去做工？"說着，又指使狗腿子用枪托狠狠地打我母亲。就这样，父亲被拖走了。

这次，我們村里被綁走的共有十六人，他們在东北开山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我父亲上了年紀，带着病，身上沒有穿的，肚里沒有飽食，哪能抵得住冰雪和劳累？过了半年，有一个劳工偷跑回来，他告訴我們，父亲去了两个月以后，鬼子看他再不能干活了，便活活地把他打死了……

父亲被鬼子抓走，我們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候，大姐姐十七岁了，已經有了主，媽就把她送到婆家去了。二姐还只有十四岁，迫不得已，母亲含着眼泪，把她給一个姓赵的地主家当了童养媳。有一次，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跑回家来，倒在母亲怀里，边哭边說："媽，我死活也要和你在一起，不回赵家門了。"母亲撫摸着她的头，发現一綹一綹的头发被地主拽掉了。揭开衣裳一看，身上紅一条紫一条，都是皮鞭抽的。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綫的珠子一样，一連串地掉下来。可怜二姐年岁小，就遭到地主这样的残酷虐待。可是在旧社会里，"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馬，任你騎来任你打。"无可奈何，母亲只好忍痛叫她回到婆家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沒有看見二姐回来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把三間破草房、四亩沙滩地卖掉，想去投靠舅父任景海。我們乡下有句話，說靠亲戚是："管你頓飽，不能管你长飢。"何况任景海又是給地主当狗腿子的，家里开了賭場，成天和那些地痞流氓廝混在一起，哪有眞心帮助穷亲戚？母亲只好带着弟弟、妹妹和我一路要飯，逃荒到山西去。那时我才十三岁。

到了乔兴县李家沟，我給地主李四爷放羊，母子四人借宿在李四爷的一个破窑洞里。

天冷了，我沒有鞋穿，两只脚裂了口子，痛得难忍。可是

豺狼們見我光着脚，还罵我是什么“河南猴”。羊群出了什么差錯，我就少不了挨罵挨打。

有一次，地主要我去送飯。在路上不小心被石子絆倒了，罐子摔碎了，連飯帶菜全洒在地上。回到地主家里，我正要把这件事向李四爷說明白，李四爷沒听我說完，就指着我的鼻子罵道：

“哼！你們这些穷鬼，吃了人家的飯不算，还把罐子打碎，看你賠不賠！”

他們硬要我承認把飯送給母亲吃了，我死也不干。整整一天，地主不給我飯吃，狠狠地毒打我。我实在忍不住气，就跑回母亲住的破窑，不干了。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見李四爷算工錢，狠心狗肺的地主，拍桌子罵道：

“啊！还算什么賬！你們住我的窑洞，吃我的飯，要你还也不够还哪！……”

給地主放羊，挨打受气，到头一个工錢也沒有掙到。那时候是地主的天下，穷人有什么办法？

走投无路回老窝

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和我离开李家沟，沿途跟人家要飯吃。山路不好走，母亲的两条腿都肿起来了。

走了几天几夜，好容易走到三里庄，找到本家舅舅任景源家。他是从河南逃荒到山西来的，来山西以后，不务正业，专做“中介人”，与那些地痞流氓勾勾搭搭。这个坏家伙覚得还

可以从母亲身上打主意，暫时把我們收留下了。在那里，母亲帮他干点杂活，我和弟弟在山上打些柴禾。

有一天，他蛇心佛面、假惺惺地对母亲說：

“唉！現在年头不好，东奔西跑也不是长远的办法呀！”

母亲坐在一边不言語，心里有些不安，只是叹息。

任景源斜着看了母亲一眼，进一步装出伤心的样子，說：

“我看，把你小閨女嫁出去吧，一来免得她在外头受罪，二来可以換得三五担小米，再給你一間房子，也可以安家落戶了。”

母亲心想，現在活命要紧，一狠心，也就听了他的話，忍痛把小妹妹卖給叫馮四的地主，換了一間破草房，三担老玉米。事后才知道，坏蛋任景源欺騙了母亲，从中还捞了一把。母亲气得嘴唇直打顫，眼睛冒金花，半天說不出話来。

那时候，鬼子常到村里来杀人放火，本地人都躲到山洞里去了，我們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又沒有吃的，往哪儿躲呢？有不少从河南逃荒来的人也都走了。母亲看看情景实在不行，再也呆不下去了，也打算回河南去。

临走的时候，母亲領着我和弟弟去看小妹妹。进到馮四家里，一看妹妹干癟蜡黃的脸，心里就如刀割一样。妹妹知道我們要走了，伏在母亲的怀里，嗚嗚咽咽地說什么也要跟着母亲走。身上掉下来的肉誰不疼，母亲把小妹抱在怀里，禁不住热泪糊住了眼睛，嗓子梗塞住了。这时候，馮四气呼呼地从屋里跑出来，瞪着两只三角眼，开口就罵：“他媽的，我又不是不給你吃的，哭什么？你們走你們的！”說着便抓住小妹妹的衣

襟，把她从母亲怀里拽出去，还轉手把母亲推出門外，“嘭”的一声，把大門关得严严的。母亲站在門外，只听得妹妹像一只失群的雁似地悽凉地号叫，母亲心里又悔又恨，楞了半晌，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馮家。

后来听人家說，小妹受不了地主的虐待，从馮四那里逃跑了。跑到哪里？到現在也沒有下落。

想当初，我們离开河南时，还以为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誰料到，在山西流浪了几年，穷日子沒个完，反而落到卖掉妹妹的下場。这次回河南，只剩下母亲、弟弟和我三人了。

回到了河南，我們住在二大爷的草房里。我和弟弟每天去拾些庄稼，凑合过日子。以后又給恶霸任貫三放羊。羊群多，有时候管不了，羊吃了人家的庄稼，就少不了要挨揍、挨罵。

有一次，弟弟在地头拾了一棵老玉米，被伪保长的儿子秦鬧牛看見了。他赶来不問青紅皂白，呱呱的几个巴掌打在我弟弟脸上，还把他的背筐搶走了。弟弟年紀小，奈何他不得，哭着跑回家。母亲見了，哄他說：“不要紧，一会儿媽去跟他要去……”話还沒有說完，秦鬧牛一脚踢开大門，闖进来，劈头就罵：“他媽的，你們穷人要造反了。”一边罵，一边把家里的鍋給揭走了。临走时还往母亲脸上呱呱几个巴掌，打掉了两个門牙，又打了我弟弟几个耳光……

这时候，狗腿子任景海不但不伸手帮助，反而乘人之危，想从母亲身上捞一把。他假惺惺地可怜母亲，說：“妹子，勾家地无一壠房无一間，你守节到死也不見得有人給你立貞节坊，

我看，你另找个主吧！”母亲早就看穿了他的黑心腸，連理都不理。任景海眼看这笔生意落了空，恼羞成怒，翻脸不認亲，出口罵道：

“头頂西瓜皮，受罪也不渴。”

我們心里明白，連自己的家乡也不能久留了。……

不久，听說馬鞍山在招工人，我和母亲合計了一下，全家三口人就流落到馬鞍山。

这是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間的事，当时我才十五岁。

做牛做馬馬鞍山

去以前，招工的騙子花言巧語地說，到了那里，住的是整齐的工房，吃的是精白面，一月一开支，逢年过节还有賞……可是，到了那里，我們住的是草棚，地下是臭水坑。下雨漏了水，蛆从坑里爬出来，到处鑽，屋里臭气熏人。講到吃的，說是給你二十斤高粱米、十斤大米、二两油、一斤盐。实际上，除了叫人恶心的混合面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油更不用說了。我們受騙了！但离开这儿，又上哪儿去呢？

我去上班那天，人家一看我个儿小，又是皮包骨，榨不出油水来，根本就不要我。我和母亲向包工头孙連玉說了不少好話，他才勉强把我留下。那年头，出卖劳力也沒門呀！

第二天我夹在人群中，脚底下垫着块砖，伸长了脖子，好容易才混了过去，开始“苦力”的生活。

我們住在馬鞍山不久，母亲得了病，上吐下泻。人家說这是“虎列拉”（霍乱），是可怕的传染病。鬼子发現了这种病人，

就要把人扔到石灰坑里，說是“消毒”，其实就是活活地給嗆死。



我当然不能叫鬼子知道母亲的病。每天上班的时候，叫弟弟反鎖着家門。鬼子来查問，就說：“我媽上班了，家里沒人。”就这样，把母亲的病遮盖过去了。

母亲的病沒有好，脸色又青又黃，瘦得可怕。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見她用草垫子当被盖，露出头，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沒有，眞是和死人一模一样。我吃了一惊，赶忙跑过去，倒在她身上，伤心地痛哭了一場。

第二天上班，我老是惦記着母亲，放不下心来。还不到下班的时間，再也等不得了，非要去看看母亲不行。可是厂里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